

宋代《诗经》学与理学

——关于《诗经》学的思想学术史考察

陈战峰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宋代《诗经》学与理学

——关于《诗经》学的思想学术史考察

陈战峰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宋代《诗经》学与理学/陈战峰著.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6

ISBN 7 - 224 - 07722 - 4

I. 宋… II. 陈… III. 诗经—关系—理学—研究

IV. ①I207.22②B244.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89609 号

宋代《诗经》学与理学

——关于《诗经》学的思想学术史考察

作 者 陈战峰

出版发行 陕西人民出版社(西安北大街 147 号 邮编:710003)

印 刷 蓝田立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50mm × 1168mm 32 开 14.875 印张 4 插页

字 数 300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7 月第 1 版 200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1000

书 号 ISBN 7 - 224 - 07722 - 4/1 · 1226

定 价 24.00 元

西北大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
西 北 大 学 211 工 程 资助项目

内容简介

《诗经》是中国古代最早的一部诗歌选集，也是中国古代的重要文化典籍之一。围绕《诗经》文本的研究和阐释，形成了比较有特色的“《诗经》学”。该书选择《诗经》学史上打破定于一尊的宋代《诗经》学作断代的研究，尝试揭示《诗经》学学术现象和理学的内在关系。在对理学家和其他学者纷繁的《诗经》学学术成果考察和归纳的基础上，主要探讨了宋代《诗经》学的流变及学术原因、宋代学者对《诗经》的观念及其与理学的关系、宋代《诗经》学研究方法的特点和脉络、宋代《诗经》学的思想史内容和价值等问题。该书以“义理解《诗》”的不断增强和演变为线索，分别从横向和纵向的角度展开研究，采取专题研究和个案研究、思想史和学术史相结合的方式，全景式地勾勒了宋代《诗经》学的五个发展阶段及其演变脉络，并在思想学术史背景上考察和讨论了一些具体的《诗经》学问题及其思想史意义。全书冠以导论，下辖九章，分合有致，是一部研究宋代《诗经》学的断代史著作，也是一部集中系统考察宋代《诗经》学与理学关系的学术著作。

目 录

导论	(1)
一、《诗经》和《诗经》学	(1)
(一)《诗经》简说	(1)
(二)《诗经》学提要	(4)
二、《诗经》的性质确认与《诗经》学研究	(13)
三、《诗经》和《诗经》学的历史学和思想史研究	(17)
(一)古代两个解《诗》传统的开出	(17)
(二)现代对《诗经》及《诗经》学的思想学术史研究	(20)
四、宋代《诗经》学的研究现状、存在问题及研究目标	(33)
五、宋代《诗经》学思想学术史研究的方法及其价值	(39)
(一)研究方法	(39)
(二)研究价值	(43)
第一章 宋代《诗经》学的相关概念、研究资料与阶段划分	(45)
第一节 宋学·理学·义理之学·宋代《诗经》学	(45)
一、“宋学”与“理学”的内涵	(45)
二、汉宋学术与义理之学	(48)
三、理学与宋代《诗经》学	(56)
第二节 宋代《诗经》学研究资料、阶段划分及其依据	(63)
一、宋代《诗经》学研究资料	(63)
二、宋代《诗经》学的阶段划分及其依据	(67)
第二章 宋代《诗经》学流变的思想学术原因考略	(79)

第一节 宋代学者对汉唐《诗经》学的态度和评价·····	(80)
一、宋代学者对汉唐《诗经》学的基本看法 ·····	(81)
二、欧阳修对汉唐《诗经》学的反思 ·····	(86)
第二节 宋代《诗经》学与三家《诗》的关系 ·····	(90)
一、宋代重视三家《诗》的学者及其观点 ·····	(92)
二、三家《诗》的心性义理解《诗》萌芽 ·····	(100)
第三节 宋代《诗经》学与《四书》学的关系 ·····	(104)
第三章 宋代学者的《诗经》观与理学 ·····	(114)
第一节 宋代学者对《诗经》本质和功能的认识·····	(114)
第二节 宋代学者对《诗序》的认识·····	(125)
第三节 宋代学者对“淫诗”的认识和评价·····	(139)
一、“淫诗说”的起源 ·····	(139)
二、宋代学者对“淫诗”的看法述要 ·····	(143)
三、针对“淫诗说”的两种处理方式和学术态度 ·····	(147)
第四章 “据文求义”与“古今人情一也”	
——宋代解《诗》的两种方法史论与理学·····	(155)
第一节 “据文求义”和“古今人情一也”方法的成熟	
·····	(155)
一、两种方法的内涵及其关系 ·····	(156)
二、欧阳修对两种方法的运用及其意义 ·····	(160)
第二节 “据文求义”和“古今人情一也”方法的影响	
·····	(166)
一、宋代《诗经》学学者对“据文求义”的继承述略	
·····	(166)
二、宋代《诗经》学学者对“古今人情一也”的继承述略	
·····	(176)
第五章 宋代《诗经》学的义理萌芽	
——欧阳修及三苏的《诗经》学研究·····	(185)

第一节 欧阳修的《诗经》学思想研究	(185)
一、《诗本义》及其体例	(185)
二、欧阳修《诗经》学的本末观与解读目标	(187)
三、欧阳修触及一些有理学或近似理学性质的《诗经》 学问题	(192)
第二节 苏辙及其父兄的《诗经》学与思想学术	(196)
一、疑《序》与义理解说	(197)
二、苏辙的性命义理简说	(199)
三、苏洵及苏轼的《诗经》学思想	(202)
第六章 以心性义理解《诗》方法的逐步确立和理学	(207)
第一节 王安石的《诗经》学与其学术思想 ——汉宋《诗经》学的过渡和枢纽	(207)
一、王安石《诗经新义》及其汉宋学术过渡特征	(209)
二、王安石《诗经》学的学术思想	(215)
三、蔡卞《毛诗名物解》——荆公《诗经》学的名物学 注脚	(228)
第二节 张载的《诗经》学钩沉与研究	(234)
一、张载《诗经》学文献和心性义理取向	(235)
二、文质相得、体用不离	(242)
三、万事只一天理	(247)
第三节 程颢、程颐的《诗经》学研究	(253)
一、二程的《诗经》学文献和“义理”解《诗》取向	(253)
二、《诗解》新解：《诗解》不是“杂论”	(257)
三、以理学解《诗》，阐发修齐、治学之理	(264)
四、以理学解《诗》，阐发情性之理	(268)
第七章 两宋之际《诗经》学管窥	(275)
一、两宋之际的王学	(275)
二、杨时排击王学略述	(278)

三、两宋之际的《诗经》学	(281)
第八章 宋代《诗经》学义理解的进一步调整和成熟	(291)
第一节 朱熹的《诗经》学与理学	(293)
一、从义理角度反思“删改未尽者”——《诗集传》的改稿与 初稿	(294)
二、朱熹解《诗》的理学基础探析	(299)
三、修身之法——诚和敬	(309)
四、命理道欲之辨	(312)
第二节 陆九渊及其弟子的《诗经》学研究	(316)
一、陆九渊的《诗经》学见解钩辑与心学	(317)
二、杨简的《诗经》学研究	(332)
三、袁燮的《诗经》学研究	(348)
第三节 吕祖谦的《诗经》学研究	(364)
一、《吕氏家塾读诗记》与吕祖谦《诗经》学学术倾向	(365)
二、“识见得正心”与“准则在人心”	(370)
三、中和为则，复归本心	(374)
第九章 宋代《诗经》学理学解释的衰落和影响	(381)
第一节 王柏的《诗经》学和理学	(382)
一、王柏学术渊源与拟删《诗》	(382)
二、王柏《诗经》学的理学思想与文学倾向	(390)
第二节 戴溪的《诗经》学与理学	(395)
一、天命与天理	(397)
二、对“情”的双重理解	(401)
第三节 宋代《诗经》学义理解《诗》的余波和影响	(409)
一、宋代《诗经》学义理解《诗》的余波	(409)
二、王应麟的《诗经》学转向	(421)
三、宋代《诗经》学义理解《诗》的影响	(425)

结论	(431)
参考文献	(441)
附录:宋代《诗经》学部分学者简介	(458)
后记	(461)

导 论

一、《诗经》和《诗经》学

《诗经》是中国古代最早的一部诗歌选集,也是中国古代的重要文化典籍之一。

(一)《诗经》简说

关于《诗经》的性质,主要有两种基本的认识。一认为是上古民歌或诗歌的总集,如郑振铎、陆侃如、冯沅君等。郑振铎认为“《诗经》大约是公元前第三四世纪至公元前第六世纪的中国北部的民间诗歌的总集”^①,而顾颉刚在《古史辨》第三册下编中认为不尽是民歌,为是;郑氏时间断限上也值得商榷。陆侃如、冯沅君则明确地表达为“民间男女所歌,公卿列士所献,而经鲁国师工谱为乐章的总集《诗经》”^②。一认为是上古民歌或诗歌的选集(以这种意见为胜),夏传才认为《诗经》是“最古的一部诗歌选集”^③。

《诗经》的产生时代至今依然有争议,下限主要在春秋中叶,争议在陈灵公或秦襄公时;主要则在上限,集中在《商颂》的认定上,历史

① 郑振铎编:《文学大纲》(彩图本)(上册),商务印书馆,1927年,第262页。

② 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9页。按:《中国诗史》为中国诗歌史专门研究的开山之作,曾在20世纪30年代产生过重大反响,鲁迅先生曾将其与自己的《中国小说史略》、王国维《宋元戏曲史》、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等一并向人推荐。

③ 夏传才:《〈诗经〉研究史概要》,中州书画社,1982年,第3页。

上有“商诗说”与“宋诗说”，时代早晚大相径庭，前者如《毛诗序》、姚际恒《诗经通论》（卷十八）、马瑞辰《诗经传笺通释》（卷三十二）、胡承珙《毛诗后笺》（卷三十，陈奂补），后者的依据多为《国语·鲁语》、《史记·宋世家》、《后汉书·曹褒传》注引薛君《韩诗章句》、魏源《诗古微》（卷六）、王国维《说商颂》（《观堂集林》卷二）等。今多从王国维证成的“宋诗说”，但郑振铎认为“《商颂》中的五篇，为商代（公元前一千七百年以后，公元前一千二百年以前）的产物”^①，陈子展与郑振铎的看法相同，认为属于商诗，今天赞同者亦不乏其人。

古代学者大多将《诗经》按表现手法和风格的不同分为《风》、《雅》、《颂》^②三类，现当代研究者则根据题材内容与艺术形式的差异划分得更细致。郑振铎将《诗经》诗篇主要分了三大类：第一类是“诗人的创作”，如《正月》、《十月》、《节南山》、《嵩高》、《蒸^③民》等；第二类是“民间歌谣”，包括恋歌（如《静女》、《中谷》、《将仲子》等）、结婚歌（如《关雎》、《桃夭》、《鹊巢》等）、悼歌及颂贺歌（如《蓼莪》、《麟之趾》、《螽斯》等）、农歌（如《七月》、《甫田》、《大田》、《行苇》、《既醉》等）及其他；第三类是“贵族乐歌”，包括宗庙乐歌（如《下武》、《文王》等）、颂神乐歌或祷歌（如《思文》、《云汉》、《访落》等）、宴会歌（如《庭燎》、《鹿鸣》、《伐木》等）、田猎歌（如《车攻》、《吉日》等）、战事歌（如《常武》等）以及其他^④。费振刚先生主持的《诗经诗传》^⑤的分类

① 郑振铎编：《文学大纲》（彩图本）（上册），商务印书馆，1927年。

② 有人将《二南》独立出来为《南》。也有不同意见，“其实‘二南’中的诗与邶、卫、郑、陈诸风中的诗其性质极近，并无所谓‘教化’与‘讥刺’的区别在里面的”（郑振铎编：《文学大纲》，第272页）。

③ 一般作“烝”，郑先生写作此，当据“三家《诗》”。

④ 郑振铎编：《文学大纲》（彩图本）（上册），商务印书馆，1927年，第276页。

⑤ 费振刚、赵长征、廉萍、檀作文：《诗经诗传》，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

与此较接近,只是多出男歌、女歌及政治诗等栏目,一些栏目作了调整,可视作对前者的继承和发展。

《诗经》诗歌来源比较复杂,历来有采诗、献诗、作诗、颂诗等说。认为《诗经》诗歌属公卿大夫献诗或陈诗的,多根据《国语·周语》“邵公谏厉王”语、《国语·晋语六》“范文子”语;认为属听诗以观民风的采诗说,多据《礼记·王制》、《汉书·食货志》和何休《春秋公羊传·宣公十五年解诂》等说法;认为二者兼有,多据《左传·襄公十四年》载师旷语等。合乐则据《诗经·周颂·有瞽》、《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季札观乐”等。现代学者多认为这些诗歌以多种方式汇集而成,并经过有意识地编辑,“今本《诗经》传自鲁国是很可能的”^①,依据是《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季札观乐”及昭公二年“周礼尽在鲁矣”的史料,顾颉刚先生认为《诗经》三百篇均入乐,即使民间歌谣,也已被改为乐章了^②,徐仲舒先生在《豳风说》中证明“《诗经》为鲁国工歌之底本”^③,都似乎在说明《诗经》的整理与鲁国的乐师等学者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诗经》的影响很深远,除过文学影响即现实主义风格与传统外,在二千余年的古代传统社会^④,由《诗》而演变为《诗经》,现当代又剥离掉经学面目而恢复其文学属性,《诗经》的性质、功能与研究方法皆发生了重大的本质变化。《诗经》的名称见于《庄子·天运篇》与《礼记·经解上》,一般以后者为最早,其经学地位由西汉绵延至清末,并伴有多次“宗经辨骚”活动,将《诗经》与《楚辞》对立起来,因此在古代传统社会,《诗经》主要体现出浓郁的思想文化价值,与儒家文化的

① 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9页。

② 顾颉刚《论〈诗经〉所录全为乐歌》,载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三册),朴社,1931年,第608-657页。

③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六本第四分册。

④ “封建社会”概念易带来歧义和争执。

历史紧密相伴。郑振铎先生有段很有分寸的概括：

就文学史上看来,《诗经》的影响亦极大,汉至六朝的作家,除了《楚辞》以外,所受到的影响最深的就算是《诗经》了。自韦孟的《讽谏》诗,《在邹》诗,东方朔的《诫子》诗,韦玄成的《自勅》诗,《诫子孙》诗,唐山夫人的《安世》《房中》歌,傅毅的《迪志》,仲长统的《述志》诗,曹植的《元会》、《应治》、《责躬》,乃至陶潜的《停云》、《时运》、《荣木》,无不显著的受有《诗经》里的诗篇的风格的感化。不过,自此以后,《诗经》成了圣经,其地位益高,文人学士,都不敢以文学作品看待它,于是《诗经》的文学上的真价与光焕,乃被传统的崇敬的观念所掩埋,而它的在文学上的影响便也渐渐的微弱了。^①

至于成为儒家经典之后,《诗》对文学的影响作用是否减弱还值得进一步研究,目前多数学者与《中国文学史》并不这样看,尤其是《诗经》中的现实主义传统与赋比兴的手法,对后世文学的影响深远深刻,已不辨自明;但郑先生的看法可以代表当时学者的认识,对《诗》性质变化的揭示也很准确。

(二)《诗经》学提要

1.《诗经》学几个相关名称及内涵辨析

范畴辨析包括“诗学”、“《诗》学”、“诗经学”、“《诗经》学”四个相互关联的概念,其中后三个术语皆有学者使用,也可以通用。

“诗学”概念,有广、狭义之分。广义的“诗学”指文艺理论,涉及到文艺创作的心理、过程,以及作品的形式、接受和意义等的研究,如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和贺拉斯的《诗论》等。狭义的“诗学”,在经学

^① 郑振铎编:《文学大纲》(彩图本)(上册),商务印书馆,1927年,第267页。

意义上可以指专治《诗经》的学问,但一般多指对包括诗、词、曲等韵文文体的研究^①,如谢无量《诗学指南》,该书系文言体,探讨古代诗歌渊源流变(分为通论、古诗、律诗三部分),尤其重视诗体与诗法(包括格式、声韵)的研究,吴兴俾子《序》称谢氏云“示人以形式而使人自得于形式之外”^②。其他如李元洛《诗学漫笔》^③、戈仁《诗学札记》^④等,佛雏《王国维诗学研究》^⑤则涉及不少思想文化和学术问题,范围要广一些。

其实,狭义并不一定就和明确挂钩。“对于诗学的狭义理解,或是在经学意义上的‘诗学’,即专治《诗经》之学,或是在‘诗、词、曲’这个诗歌大家族中‘诗’的专门含义,也非我们所认同。在我看来,‘诗学’的研究范围,应该是包括着诗、词、曲等韵文文体。诗、词、曲虽然在体制上颇有不同,但都同属诗歌这个大的文学种类”^⑥,按照这个标准,先秦的骚体赋、西汉大赋、东汉抒情小赋、六朝骈体文等讲究用韵的文体不知是否在内。如在内,韵文的范围至少会扩大至散文;

① 按:《中国诗学》专刊,已出了第一、二辑,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出版。即多在后一种意义上使用这个概念。谢思炜的《唐宋诗学论集》(收入新清华文丛)选录了一系列“诗学”方面的论文,宋代部分就有《宋祁与宋代文学发展》、《吕本中与〈江西宗派图〉》、《吕本中诗歌创作简论》、《南北宋之际的政治学术分野与诗学分派》、《梦窗情词考索——简论本事考索及情词发展历史》、《传奇的衰落与词的兴起》,与宋代有关的如《禅宗的审美意义及其历史内涵》、《乐之歧解——从苏轼到袁宏道》等(谢思炜:《唐宋诗学论集》,商务印书馆,2003年),可见,其诗学概念主要也是指诗歌(包括狭义的诗和词)的创作和接受理论及其影响因素。

② 吴兴俾子:《序》,载谢无量:《诗学指南》,中华书局,1918年,第1页。

③ 李元洛:《诗学漫笔》,花城出版社,1983年。

④ 戈仁:《诗学札记》,金陵书社出版公司,1996年。

⑤ 佛雏:《王国维诗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

⑥ 张晶:《向中国诗学的深处拓进(代序)》,载张晶、白振奎、刘洁:《中国古典诗学新论》,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2年,第1页。

如不在内,韵文的范围则会缩小至诗歌^①。因此,作为狭义的“诗学”概念和内涵依然是不十分明确的,内容往往游移不定。但这种理论形态的“诗学”和研究者的界定紧密相关^②,所以也可以诉诸研究者的个性化的界定,但情形就更加复杂微妙。如萧华荣《中国诗学思想史》中的“诗学”概念指“现代通常所说的狭义的‘诗学’,即有关诗歌这一特定文体的理论”^③,将诗、词、戏曲、小说并立,诗歌概念是狭义的、具体的,因为在中国文学史上,诗歌与散文两种文体贯穿始终^④,所以萧氏又认为“从这种意义上说,所谓中国诗学思想史,也可以说是以诗学思想为主线的中国文学思想史”^⑤,因而又有一定的广义性质。他认为“诗学”包括两个层面,即“‘形上’层面”,“包括对于诗的性质、功用等的认识与观念”;“‘形下’层面”,“包括关于诗的具体作法、格律、声调、对偶等等”,而他则侧重于理论性强的前者。自然,萧氏的“诗学”概念就兼有“狭义”和“广义”两种因素。

当然,不少学者已经注意到思想学术(包括宋代理学)和这种意义上的“诗学”之间的关系,如萧华荣、谢思炜等。萧华荣先生认为“诗学思想往往最关世道人心、政教风化,与一般文化思潮和学术思潮息息相通”,因此“侧重于在学术、文化思想流变的背景上考察诗学

① 曲则主要指散曲中的单支曲,而将套数除外,因其形式与韵味更接近词,尤其是出自文人手头的作品;杂剧就更不在其内了,而转入戏曲或戏剧。

② “‘诗学’之为‘学’,并非是古人自己就已有的,是我们今天以‘诗学’的意识和理论去观照的结果”(张晶:《向中国诗学的深处拓进(代序)》,载张晶、白振奎、刘洁:《中国古典诗学新论》,第2页)。

③ 萧华荣:《导言:中国诗学思想的逻辑发展》,载萧华荣:《中国诗学思想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页。

④ 因而钱基博先生《中国文学史》主要以这两种文体构成叙述的线索和主体。

⑤ 萧华荣:《导言:中国诗学思想的逻辑发展》,载萧华荣:《中国诗学思想史》,第1-2页。

思想的流变”^①。他主张一般文化(指儒、道、禅等社会文化思想)、学术思想对诗学思想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直接的影响带有强制的色彩,要求以诗的形式径直阐发宣扬某种思想原则和人生哲学。在儒家的经学期,这种影响表现为牵附政教风化的‘讽喻诗’及相关的理论主张;在儒家的理学期,表现为明心见性的‘性理诗’及相关的理论主张。在道家,表现为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的‘玄言诗’及相关的理论主张;在释家,表现为俚俗模棱的‘偈语诗’及相关的理论主张。严格说来,上述种种诗体都算不上审美的诗作,甚至不过是语录、讲义之押韵者,上述种种相关诗论也算不上审美的诗论”,而“间接的影响要经过诗人和诗论家这个中介,对相关文化学术思想加以融贯消化,真正化成诗人自己的人生态度与人格精神,用自己的心灵与情感创造为真正审美的诗篇,再由理论家上升为审美的诗论”^②。萧先生已经注意到文化、学术思想对诗学影响的复杂性,直接影响基本是以诗歌作为表达思想理论的凭借和手段,但是,以历史的眼光看,儒、释、道三家虽各自有其鲜明的理论旨趣和特色,然而在历史发展中不断借鉴交融、相互促进,其界限和关系远非寥寥数语所能穷尽,加之诗歌作者思想学术的复杂性,“讽喻诗”、“性理诗”、“玄言诗”、“偈语诗”(当然以释家为主)较难与不同文化、思想学术一一对应,而间接影响则充分强调和突出了这种复杂性。同时萧氏特别关注“审美的诗论”,重视诗歌的审美性和艺术性,将“纯粹的诗学思想”(所谓“楚骚原则”)与“经学的诗学思想”(即正统儒家的诗学思想)对立起来^③,

① 萧华荣:《导言:中国诗学思想的逻辑发展》,载萧华荣:《中国诗学思想史》,第2页。

② 萧华荣:《导言:中国诗学思想的逻辑发展》,载萧华荣:《中国诗学思想史》,第3页。

③ 萧华荣:《导言:中国诗学思想的逻辑发展》,载萧华荣:《中国诗学思想史》,第3页。